【文化论坛】

“国宝综艺”缘何吸引年轻人

□杜浩

近些年,以国宝为题材的电视节目并不少见,如《国宝档案》《华豫之门》《鉴宝》等,但以综艺形式呈现的较少。最近,一档名为《国家宝藏》的节目首次将博物馆拉进了综艺节目。12月3日《国家宝藏》首播,即赢得了大批年轻观众的叫好,豆瓣评分高达9.3分,“乾隆小剧场”更是在社交媒体刷屏……

《国家宝藏》第一期中的“乾隆小剧场”,由演员王凯出演历史人物乾隆,通过小剧场形式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引出了有“瓷母”之称的釉彩大瓶。釉彩大瓶诞生于乾隆年间,全身上下装饰有15层釉和彩,代表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最高峰。在节目中,借由王凯之口道出乾隆时期生产“瓷母”的缘由和发展文化的抱负,“我不求天下人理解,只求让后人知道,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

此外,演员李晨、梁家辉作为守护人,引出了两件国宝——《千里江山图》以及“中华第一文物”石鼓。《千里江山图》诞生于宋徽宗年间,由18岁的王希孟所作,与《清明上河图》并称为“故宫双绝”,每次公开展出都会引发轰动。《千里江山图》运用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为基础,再加以赭石渲染,色彩鲜艳且立体生动。网友看后赞叹不已,“《千里江山图》简直就像是千年前的3D画”。石鼓是先秦时期的石头,上细下粗顶微圆,似鼓,故而得名。石鼓上刻有石鼓文,它记录了秦始皇统一前的历史,也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曾历经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几经战乱……石鼓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网友,“我们的汉字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大多数普通观众平素对博物馆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未充分重视,博物馆中的文物也因缺少宣传展示的更好方式而养在深宫无人识。《国家宝藏》恰恰弥补了双方的这种缺憾,将文物和故事相结合,用“小剧场”的形式讲述文物的故事,用轻松的语言和观众进行交流,让王羲之和黄公望一起吐槽乾隆的审美;尊重年轻人的审美,拉近了年轻人和文物之间的距离,很多网友可以参与其中,如制作乾隆表情包等。这样的节目自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节目的主创者就是希望这样的文化综艺节目不仅展现文物前世的传奇故事,还让观众知道在今天发生了什么,文物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关联,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这应是“国宝综艺”流行的基础。但是,现代人与历史的、传统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精神上的割裂和心理上的距离,这就需要用一定的方式去弥合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割裂,拉近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国家宝藏》一反过去高大上的说教面孔,增加综艺的内容,具有积极的互动性和快速传播的网络特征,正是通过这种呈现方式,使得那些“高大上”“高冷”的文物走近我们,焕发出文化的温度,传递出历史和文化的能量,激发起我们对这些文物境遇和命运的关注,从而萌发传承传统文明的热情。可以说,“国宝综艺”突破了时间、空间、因果的秩序,利用“穿越”的创意文化形式,激活历史的沉淀,使过去的人物和生活“活”起来,为我们讲述文物的故事、历史的故事,丰富着我们的历史文化回忆,成为我们回归历史、回归传统的一种方式。

【读书有感】

在回望中看清父辈的历史

□钟倩

“在文字的雕琢上,非虚构写作要像西方的写作一样,做到细之又细,对人物、环境、情节等的描写尽量做到极致的生动,而不是浮泛的众生相,这样作品的深度和能量才能凸显出来。”作家金宇澄在对话“梁庄系列”作者梁鸿时曾这样说。读过金宇澄的新作《回望》后,我更深刻体会到非虚构文学的价值内涵——非虚构不是全景式呈现,而是局部的艺术或细节的摄取,深挖被掩埋的历史真相。

《回望》分为两部分——父亲的口述和母亲的口述,但是越读越会觉得厚重,体量很大。所谓“大”,是指在文本上展现互为补充、互为对应的镜像功能,笔记、日记、信件、父亲(曾化名“程维德”)的申诉材料和口供实录、证明、公函、明信片、剧本草稿,等等。打个比方,就像集装箱式的旧东西,有人可能拳打脚踢,把它当成垃圾,有人则会戴上白手套迎接。金宇澄就属于后一种。令人钦佩的是,他绕开大众化的路子,退回到个体的渺小和局限,以审慎和克制的态度留取样本,甚至有些地方前后“矛盾”:“我只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样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

从写法上看,他具有开拓性文学实验意义,如果说《繁花》是用母语思维写小说,那么《回望》就是到传统中寻找力量,摆脱掉非虚构同质化,用平静的调子缝补历史最脆弱又最隐匿的细节,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探索精神。

相比较母亲的口述,父亲的口述内容较少。以金宇澄陪着九旬的老父亲返乡为路线,片段式呈现父亲的人生轨迹。祖父的背影,金家老宅的孤独,夜航船、卖菱小船的旧事,都成为勾连回忆的火捻子。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化名“维德”后投身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心路:在上海被捕,辗转出狱,幸免于难;上世纪50年代,牵扯“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社会的动荡,个人的不幸,被金宇澄那支饱蘸苦难之墨的笔书写得隐忍又唯美,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用情用心;没有那种尖锐痛诉,平和、自抑中反而更呈现出人性的弱点。

1950年10月,维德与姚云留影于上海外滩黄浦江船中。也是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

母亲姚云的口述,最引发我共鸣的是特殊年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屹立不败。母亲是上海“老宝凤”银楼老板的女儿,在复旦大学读书时邂逅做记者的程维德,后来两人成婚,生下三个子女。在丈夫被审查期间,她饱受昔日好友冷漠、无力抚养老小、停发工资生活无着等痛苦,尤其是不知丈夫去向的不安与疑惑,“记得8月8日那天晚上,上海下了暴雨,晚上九点左右,天空突然响了一个暴雷,巨大的雷声惊天动地”。丈夫在信中也写到暴雨和响雷,两人相隔咫尺,却如天涯。她在双重困境中锻造着她的心,“一年多来,我已历经风雨,见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内心已更坚强,不需要托出不幸,博取他者的同情”。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欠父母一本回忆录,不在于这本书是否能够出版、畅销,而在于它能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准人生的定位,在时代的变幻中绘就精神的版图。就像《回望》,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不是一种和盘托出,它是碎片式的、跳跃性的、未完成的历史影像,通过金宇澄的“说吧,记忆”,通过他母亲“近90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我们从中窥见时代的能见度。趁父母在场,按图索骥找寻到来时的一段路,或诡异密战,或岁月静好,或一声叹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眺望,无法抵达,一是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和被遗忘,二是“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茫茫”。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平静中却蕴藉着澎湃的力量和生命的坚韧。正如本书开头,老父亲被假冒同学儿子的人骗了钱,其他同辈人也上过当,但他一脸平静。“他已经80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观影笔记】

今生事,今生毕

□火锅

皮克斯最新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上映后一片叫好声,我看了之后却感觉平淡。娃表现和我差不多,观后感是:我有点想哭,但可以忍住。娃他爹听后明显有一点失落,像这样歌颂父爱的故事,娃难道不应该看完后抱着爸爸哭着说我爱你吗?也确实有点奇怪,片子里米格的高祖父好像并不是那么爱高祖母,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乖女儿Coco。倒是高祖母对丈夫爱得厉害,爱愈深恨愈切嘛,所以才会把禁止音乐当成不能违抗的家族律令。这样的感情设定,显然是必要的:音乐被禁止,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家庭、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成立,米格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只能不断前行,在持续的奇遇中渐渐彰显出电影最想要表达的主旨——只要你能记着那个你爱的人,他就永远不会死。爱和记忆,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讲这个故事的人把亡灵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人死了并不是真的死了,只是到了另外一个空间继续生活。那个空间看起来还不错,大概因为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太多的缘故,看起来特别注意空间的经济适用,叠床架屋的,色彩又是墨西哥式的艳丽,所以一点也不凄凄惨惨戚戚。而且,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世界在亡灵节这一天是可以交流的,之间有一座大桥,竟然叫“万寿菊之桥”……“万寿”这个词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墨西哥的这种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真像,亡灵节很像中元节,万寿菊之桥也不能不令人想起七夕鹊桥。所有的宗教也都是这么用自己的一套系统来安置死人和活人、解释生死的。活人但凡接受了其中一套系统,就会不再害怕死亡,活得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当然,系统繁复了就难免有bug。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米格那强悍的高祖母怎么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啊,她没有爸爸妈妈吗?是不是因为她爸爸妈妈的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照相?也有朋友担心,要是有个特别讨厌的亲戚怎么办?真的要没完没了地生活在一起吗?那不是永无解脱之日吗……操心操了一箩筐。

讲这个故事的人特别贾宝玉,特别喜欢宴席永远不散。可是,像我这样认为应该今生事今生毕的人,就感觉乏味且疲累。人类的一切美好的感觉、一切美好的关系,难道不都是因为未来有一个终止符的缘故?短暂所以美好啊。如果一切都无穷无尽,只有生没有死,那么生就会变成一个令人厌憎的事,死亡变得令人向往,世界上只有一种情绪将会是永恒的,而且笼罩在所有的情绪之上,那就是忍耐、忍耐、忍耐。

在这个故事设计出来的亡灵的世界中,上流社会仍旧是上流社会,纸醉金迷;边缘人还是边缘人,生活在阴森森脏兮兮的贫民窟里,阶级之间还是泾渭分明。而且,小人物还是要担心恐惧,因为不像大人物那样流芳百世、被人世代铭记,搞不好被人彻底遗忘了就要重新再死一回。我的深切感受就是,要是真有这个亡灵世界,真是白死了!死了也不得清净。活着囚禁在皮囊里,死了囚禁在白骨里,像是被下了永世不能解脱的咒语。

电影里最关键的一幕,就在于米格重返人间,努力让Coco想起爸爸来。《Remember me》那首歌是爸爸写给Coco的,等到米格终于灵光一现,拿起吉他唱那首歌的时候,我这个看电影的老司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人们特别希望被人记住,觉得这是重要的事——这算是人的一大执念吧。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被人记住?Coco记住爸爸,爸爸就不会死。其实,是爸爸要依赖女儿的爱和记忆才能获得存在感。“被别人记住”和“自我”之间,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自我”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的记忆”而获得存在感?“爱和记忆”很美好,能放下对“被爱和被铭记”的执念恐怕会更好更自由吧。

片子结束的时候,虽然米格如愿以偿地唱起了歌,但事实上他不再认为自己以前一直追求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很重要了,对他而言,整个家族的人相亲相爱、永远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价值观如此之保守,这是上世纪70年代《克莱默夫妇》之后,又一轮回归家庭的高潮吧。

回归家庭也好,追求自我价值也好(貌似也不是必然的矛盾),这一辈子的生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权,也有放弃选择权的权利。但是,今生事,今生毕。让死去的人们好好休息,活着的人也可以有一个永远消亡、彻底的“无”的念想。